

长篇悬疑



终南山密码

一部带你探寻终南秘境背后的隐士群体、民间传说和文化宝藏的奇妙小说

神秘莲社、活死人墓、千年神树、终南捷径、地狱变相图、诗文暗语……

巫童 著



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江大学出版社

长篇悬疑

终南山密码

一部带你探寻终南秘境背后的隐士群体、民间传说和文化宝藏的奇妙小说

巫童 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终南山密码 / 巫童著. — 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
2019.3

ISBN 978-7-308-18657-5

I. ①终… II. ①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2372 号

终南山密码

巫童 著

策划编辑 环 媛 汪林玲

责任编辑 杨利军 周 群

责任校对 陈 翩

封面设计 蒋咪咪

插画设计 陈大鹏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嘉业印刷(天津)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× 990mm 1/16

印 张 18.75

字 数 245 千

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8657-5

定 价 4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: 0571-88925591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目录

第一章 消失的活死人 / 001

“一个活了六百多年的死人，究竟是死是活，我也说不上来。”孟道士说话之时，语气又逐渐变得神秘起来，“不过我曾听本派一位绣红道长说起过，活死人虽然长眠地底，但终有一日会浴火重生，一旦他复活过来，便会给世间带来无穷的灾劫祸乱。按照这说法，若是说他死了，倒也对；若是说他活着，似乎也没错。”

第二章 《地狱变相图》杀人案 / 024

九宫是奇门遁甲之基，在奇门遁甲中代表大地，奇门遁甲分为天、地、人、神四盘，四盘之中唯有地盘是不动的，九宫盒下层的这个格子，正是象征着不动的地盘。

第三章 王重阳的秘密 / 052

“重阳祖师不可能活那么久！他仙逝于大定十年，那已是四十九年前，当时他已五十八岁，倘若一直没有死，那么如今已是一百又七岁的高龄，如何还能奔行如飞，疯狂扑咬闯入之人？就算当真是重阳祖师，那他当年既然没死，重阳宫为何要将他下葬，还用铁链锁棺把他困在墓室里？这不是活埋，故意谋害他吗？可是他逃出去后，重阳宫却又每日往仙茆园里投喂活鸡，续他性命，这又是为何？”

第四章 长生不死之谜 / 081

尹志平问道：“那掌教真人为何要拜它？”全真道的九拜礼是弟子对师父所行的最为隆重的礼节，丘处机对鬼兽行九拜礼时，这个疑问就一直萦绕在尹志平的心头，直到此时方才问出。

第五章 第二十二个受害者 / 112

乾坤抬头看着金无赤的尸体。金无赤被倒挂起来，用铁钉钉在树上，周围是一圈半人高的石墙，看起来仿佛是某种祭祀仪式。乾坤心念急转，猛地想起了三祖殿泥墙上遇水现形的壁画，暗暗心惊：“这是《地狱变相图》上的死法！”

第六章 五行士的阴谋 / 158

那是一个身穿火红色长袍、一头寸长的短发同样是火红色的男人，两道火光则是他手中所握的尖刀，刀锋上正燃烧着张狂无比的火焰。他落在乾坤和木芷的身旁，两道火光掠过，抬木芷的两个绣青道士顿时身首异处。又是两道火光掠过，抬乾坤的两个绣青道士也立刻毙命倒地。

第七章 无人生还的神秘莲社 / 206

乾坤听说过终南山秘境的种种传闻，但有人看守入口这件事，他却是头一次听说，不由得暗暗称奇，问道：“是什么人在看守入口？”

木芷看了看左右，仿佛怕有外人听见似的，其实四下里人声绝响，只有瀑布的水声和干柴燃烧的“毕剥”声，不可能有任何外人。即便如此，她的声音仍然放得极轻，吐出了两个字：“莲社。”

第八章 王维的诗文暗语 / 232

乾坤放眼远眺，天开地阔，群山在望，心胸为之一阔，吟诵道：“‘太乙近天都，连山接海隅。白云回望合，青霭入看无。分野中峰变，阴晴众壑殊。欲投人处宿，隔水问樵夫。’王维的这首诗作，名唤《终南山》，莲社定下的开境暗语，指的正是这首诗。秦圣宫的围墙上题满了这首诗作，想必是莲社有意留下的提示。要想解开开境暗语，找出确切的开境地，便须从这首诗作入手。”

第九章 突然出现的黑衣人 / 250

阴匕刺落一半，乾坤的双手忽然一紧，竟再也无法更进一步。他睁眼一看，一只粗大的手抓住了他的双手，这只大手的主人，正是那身背鬼面青铜匣的黑衣男人。

自从救起落水的乾坤后，黑衣男人便一直坐在木筏前端，哪怕木筏早已停靠浅滩，他仍旧如入定一般，始终端坐不动。直到乾坤握住阴匕自刺腹部时，他才一跃而起，阻止乾坤自残己身。

第十章 上穷碧落下黄泉 / 268

“我若是就此放弃，那便必死无疑，若是不言放弃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”乾坤心中忽然想道，“不错，直面困境，便是修行！”他这么一想，顿时振奋精神，一边观察四周的水道情况，一边思索如何才能从这暗河迷宫中逃出去。

第一章 消失的活死人

“乾坤眉”小道士

“终南山只是一座山？你们这么想，未免小瞧了它。寻常山里不过有些凶禽猛兽，终南山里有的，却是数不清的异事奇闻。就说去年那三个采药人吧，进到终南山的西驼峪，死时一个被拔去了舌头，肚子里灌满了铜汁；一个浑身插满竹子，血流得一千二净；还有一个上半身被烧焦，下半身被煮熟。这三种死法，都是吴道子的《地狱变相图》里才有的酷刑。

“《地狱变相图》是什么？那是长安城里的一幅壁画，我说了你们也不懂。你们只需知道，这三种死法人世间没有，只有阴曹地府里才有，不是用来对付人，而是用来对付鬼的。

“至于其他异怪传闻，那就更多了，像孙思邈起死回生，十指钟馗捉鬼，魏徵梦斩泾河龙，斛斯山神女化蝶，财神赵公明骑虎降世，水穷峪鬼村一夜雾迷，等等，连咱们道家的祖师爷老子，当年也是走进了终

南山，这才不见了踪影。终南山里有一座大陵山，大陵山里有一个吾老洞，相传那里便是老子消失的地方。以前楼观有道士去吾老洞里探过，说是入洞后数里地，出现了一个地底峡谷，风声水声震耳欲聋，又听见峡谷深处有女人的哭声传来，吓得那道士屁滚尿流地逃了出来。

“再跟你们说一个秘密。终南山里自古便有许多隐士，这你们总该知道吧？像老子、姜子牙、鬼谷子、张良、孙思邈，还有李白、王维、钟馗、袁天罡、吕洞宾，这些人都在终南山里隐居过。可是天下之大，山川无数，能隐居的去处多得是，这些人为什么不去别处，偏偏要来终南山？你们当真以为这些人是来隐居的吗？我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这些人在终南山里多则住上一辈子，少则待上一年半载，真正所图并不是隐居，而是为了寻找一处地方。”

十五个绣白道士在青砖地上围坐成一团，一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绣青道士坐在正中，正唾沫横飞地说着关于终南山的各种诡秘传闻。每个道士的脸上都映着白惨惨的亮光，亮光来自头顶悬挂的两盏白色灯笼。在两盏白色灯笼之间，横着一方古旧的匾额，匾额上字迹斑驳，隐约可见“三祖殿”的字样。

说完“一处地方”四个字后，绣青道士故意打住了话头，右手慢慢捋着两撇小胡子，不再往下讲了。周围的绣白道士顿时急不可耐，纷纷催促道：“孟师兄，你快别卖关子啦！这些人到底在找什么地方？”孟道士顿时有种众星拱月之感，满意地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们听好了，这些人要找的地方，叫作——终、南、山、秘、境。”最末五字，一字一顿，说得极慢。

“终南山秘境？”周围的绣白道士大多是头一次听说，不免有些又惊又奇。

孟道士转过头去，目光越过重阳宫成片的飞檐翘角，落向了天际。

一条巍峨雄壮的山脉绵延不绝，在夜幕之中，倍显苍茫磅礴而又神秘莫测。他抬手指向横卧天际的巍峨山脉，说道：“这终南山首起昆仑，尾衔嵩岳，绵延八百余里，山峰峪谷不计其数，许多地方乃是人迹罕至的蛮荒绝地。千百年来，关于终南山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，说是终南山里有一处秘境，那里藏着富可敌国的宝藏、主宰天下的力量和长生不死的方法。甚至有传言说，那里藏着世间最初的秘密，一个人只需去到终南山秘境，他想要的任何东西，都能在那里找到。古往今来，无数能人异士以隐居为名来到终南山，为的便是寻找这处终南山秘境。”

周围的绣白道士面露惊异之色，有人小声问道：“孟师兄，你说的这些……是真的吗？”

孟道士回过头来，故作神秘的目光从一张张惊异莫名的脸上扫过。他忽然咧开嘴唇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说的这些都是传闻，传闻嘛，道听途说而已，能有几个当得真？瞧你们，一个二个脸都白了。”

周围的绣白道士顿时唉声叹气，大失所望。忽然有人问道：“孟师兄，那今天从地底下请出来的活死人呢？那又是什么东西？”

听到“活死人”三个字，孟道士轻松的脸色顿时一沉，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活死人？那是一个活了六百多年的死人。”

问话的绣白道士惊奇不已：“死人怎会活着？还能活上六百年那么久？”

孟道士说道：“那是因为活死人生前曾去过终南山秘境，据说他在秘境中找到了长生不死的方法，只不过他后来厌倦尘世，选择了自行了断，肉身却历经六百多年不腐不烂，好似他还活着。相传只要找到活死人，就能从他的肉身上得到长生不死之道，因此过去六百多年间，无数人来到终南山脚下，寻找活死人的埋身之地，却始终遍寻不得，直到六十年前，咱们全真道的祖师爷重阳真人在机缘巧合之下，才最终发现

了活死人墓。只不过发现活死人墓一事乃是本派绝密，六十年间一直未曾泄露，直到最近几个月才忽然流传开来。如此一来，咱们重阳宫的麻烦可就大了，世间不知有多少人打起了活死人的主意。据我所知，北方的太一道、大道教和南方的正一道、茅山派等道派全都蠢蠢欲动，起了抢夺活死人之心；金国、宋国和蒙古国的皇帝为了得到活死人求得长生不死，更是相继派遣使者前来召请掌教真人。掌教真人在昨天接受了蒙古国使者带来的召请令，这才在今天打开活死人墓，从墓中请出青铜棺，准备把活死人作为觐见之礼献给成吉思汗。眼下青铜棺就停放在三祖殿内，等着蒙古国使者前来看视，咱们奉掌教真人之命守在此处，当真是肩负重责，出不得半点差错。”

一个粗嗓门的绣白道士忽然说道：“孟师兄，你说了这么多，这活死人究竟是死是活啊？”

孟道士瞪了那粗嗓门的绣白道士一眼，回头看了看紧闭的殿门，把食指竖在嘴边，说道：“说话小点声，活死人就在三祖殿内，惊醒了他，咱们全都要倒大霉。”

那粗嗓门的绣白道士面露敬畏之色，把声音压低了一些：“孟师兄，这么说来，活死人还……还活着？”

“一个活了六百多年的死人，究竟是死是活，我也说不上来。”孟道士说话之时，语气又逐渐变得神秘起来，“不过我曾听本派一位绣红道长说起过，活死人虽然长眠地底，但终有一日会浴火重生，一旦他复活过来，便会给世间带来无穷的灾劫祸乱。按照这说法，若是说他死了，倒也对；若是说他活着，似乎也没错。”

“想知道活死人是死是活，那还不容易？”孟道士话音未落，边角上忽然响起一个明朗有力的声音。

众道士急忙转头看向边角，只见那里坐着一个年纪轻轻的绣白道

士。他身穿蓝灰色的道士法服，法服的左肩位置绣有一根手指粗细的白线，代表他是重阳宫五色道士中修行等级最低的绣白道士。他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，明眸熠熠，剑鼻如峰，一张轮廓分明的脸极为英俊，可就在这张英俊无比的脸上，却横着六道极为怪异的眉毛。

奇眉异相之人，古已有之。尧的眉毛有八种颜色，眉分八彩，乃是仁者帝王之相；老子的长眉有玄黄二色，玄色为天，黄色为地，眉有天地玄黄，乃是极智极慧之相；黄巢的眉毛被三道红线贯穿，赤线穿眉，乃是残忍嗜杀之相。比起这三种奇眉异相，那绣白道士的眉毛显得更为奇异，竟有六道之多。左侧三道眉毛平横连贯，刚健中正，乃是八卦中的乾卦之象；右侧三道眉毛从中断开，阴柔坼裂，乃是八卦中的坤卦之象。面含八卦，眉载乾坤，这在古人的异相说中，乃是天覆地灭之相，生有此种奇眉异相之人，所到之处有如狂风乱卷，势必掀起剧变，要么毁天灭地，要么掷定乾坤，也因此，其父为其取名为“乾坤”。

乾坤的六道“乾坤眉”生得如此怪异，其他绣白道士视他为异类，有意坐得离他较远，他倒不以为意，独自一人坦然坐在边角之上，津津有味地听着孟道士讲述各种奇闻异事。此时听孟道士讲到活死人的传闻，他顿时兴致大起，插了一句话，引来众道士的斜视。他随即眉飞色扬，目露精光，抬手指向三祖殿的殿门，说道：“只需进殿开棺，亲眼看过活死人，是死是活，立刻便知！”

此言一出，在场道士顿时大惊失色，十几道或震惊、或愤怒、或恐慌的目光，齐刷刷地射向乾坤。孟道士神色惊惶地看了看四周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乾坤，你疯了吗？掌教真人命我等值守三祖殿，在蒙古国使者到来之前，不得让任何人踏入殿内半步；倘若有半点疏漏，令活死人有丝毫毁伤，我等皆会被关入阴阳楼中，受那千刑百罚之苦。亏得阎道清带人出去巡逻了，否则让他听见你这番话，铁定告到掌教真人那里，

将你关进阴阳楼受罚。乾坤好奇道：“阴阳楼又是什么地方？”孟道士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刚来重阳宫没几天，不知阴阳楼的厉害，这等大逆不道之言，以后休再提起！”

乾坤被众道士瞪视，却不以为意，听了孟道士的阴阳楼之言，也不知收敛，反而仰天打个哈哈，说道：“活死人如此有趣，今晚若不看个究竟，等他被蒙古国使者带走，就再也看不成了，岂不可惜？”说罢站起身来，独自迈开脚步，朝三祖殿走去。

孟道士大吃一惊，急忙一跃而起，一把拉住乾坤的手臂，原本压低的声音也因为急躁而变得大声起来：“你以前在长安城里胡作非为，没人管得了你。可这里是重阳宫，不是长安城，由不得你任性胡来！”

乾坤回过头来，面露一丝诧异，问道：“孟师兄，我来重阳宫这三天，从未说起我的过往，你怎知我以前在长安城里做的事？”

孟道士登时一愣，知道说漏了嘴，张口结舌，一时不知该作何解释。他愣了片刻，猛地一跺脚，说道：“你不用管这么多！总之今晚三祖殿干系重大，你身为本派绣白弟子，就必须遵从掌教真人之命，绝不能擅自进入殿内！”

乾坤却没把这话当回事，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孟师兄，掌教真人虽然有命，可我主意定了，就决不会更改。这活死人，今晚我是看定了！有什么后果，我自己一力承担，绝不连累众位师兄。”说着手臂一甩，明明清瘦的身体，臂力却大得惊人，竟掀得孟道士一个趔趄。等孟道士站稳脚跟，再抬起头来时，乾坤已走到殿门前。他抬手一推，殿门应声而开。他没有半点迟疑，直接跨过门槛，闪身进了三祖殿，旋即关拢了殿门。

众道士惊得一站而起，望着关合的殿门，个个目瞪口呆。孟道士心焦气躁，想直接冲进殿内把乾坤揪出来，却又怕擅闯三祖殿被掌教真人

事后追责，不由得暗暗叫苦。

就在孟道士忧急发愁之际，一个严肃低沉的声音忽然在远处响起：“你们不好生值守，聚在一处干什么？”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绣青道士，领着一拨绣白道士从远处快步走来。

“阎师兄！”原本目瞪口呆的众绣白道士，立刻齐刷刷地转身面朝来人，一个个站得笔直。

来人正是孟道士口中曾提及的阎道清。看阎道清的神情脸色，似乎并没有看到乾坤进入三祖殿的一幕，孟道士自然不敢主动说破，于是急忙收整脸色，迎上前去，对阎道清拱手执礼，说道：“阎师兄，你来了。”

阎道清肃声说道：“孟以寒，我带人去附近巡逻，留你在此看守，你肩负守殿重任，不好生值守，却把众位师弟聚拢起来，这是要做什么？”不等孟以寒回话，他严厉的目光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绣白道士，说道：“两位蒙古国尊使知道活死人的消息后，已经从长安城里连夜赶来，掌教真人已率众位师伯师叔出门相迎，用不了多久，就会一起前来三祖殿看视活死人。你们负责值守在此，却偷懒走神，如此不用心，若是让掌教真人和二位尊使瞧见了，成何体统？还不各回各位，严加守备！”

众绣白道士生怕乾坤入殿一事连累自己，都不敢提及，急忙回归各自值守的位置，手按佩剑，站得齐齐整整。

阎道清又责备了孟以寒几句，忽然挨近身子，压低嗓音说了一句：“人已到位，依计行事。”

孟以寒神色凝重，暗暗点了点头。

就在这时，孟以寒的眼角忽然一亮，立即转头望向南面。阎道清和众绣白道士也纷纷转头眺望。只见一团青灰色的光芒突然亮起，忽左忽

右地旋转，飘浮在南面的夜空当中。

定睛细看，飘浮在夜空中的哪里是一团光，分明是一个浑身散发青灰色光芒的人，呈半透明状，好似从地底升起来的幽灵一般。然而这人身着法服，衣带飘摆，自有一股仙风道骨之气，又像是从天界下凡的道家神仙。

“祖师爷……是祖师爷重阳真人显灵了！”一个绣白道士忽然惊声叫了起来。

这声惊叫一起，余下的绣白道士都面浮惊惶之色，只因飘浮在夜空中的幽灵，其五官长相，像极了王重阳的塑像，而幽灵飘浮之处的正下方，便是供奉王重阳塑像的重阳正殿。几个绣白道士心神震慑，吓得伏拜于地，向显灵的祖师爷示以虔诚；其余绣白道士则张口结舌，望着祖师爷的幽灵呆若木鸡。

孟以寒惊讶之余，低声询问：“阎师兄，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吗？”

阎道清浓眉微皱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蒙古国尊使已到，眼下出不得任何岔子，你好生守在此处，我带人去正殿瞧瞧。切记，蒙面人很快就会动手，一切依计而行，万万不可坏了掌教真人的大事。”说罢，率领着跟随他的那拨绣白道士，往幽灵飞天的重阳正殿赶去。

待阎道清去得远了，孟以寒的脸上才露出惶急之色，对留守的十几个绣白道士说道：“你们守在原地，不要乱动！”随即快步走到殿门前，凑近殿门中缝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乾坤，你快点出来！掌教真人随时会来三祖殿，这紧要关头，你就别惹麻烦了！”

殿内一片沉寂，无人应话。

孟以寒心中忧急无比，暗暗想道：“这小子在长安城里捣毁了玄妙宫的藏经塔，打伤了玉龙观的主持道长，还放火将紫云观烧成了平地，

这下进了三祖殿，保不准又要闯出什么大祸来。乾居士当年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他托我暗中照看乾坤，不让他这个儿子惹祸生乱。这小子来重阳宫出家才三天时间，若是闯出什么乱子，被关进阴阳楼受罚，我回头如何向乾居士交代？”他越想越急，最终咬了咬牙，心胆一横，猛地抬起双手，推开了三祖殿的殿门。

殿门开启，光线漏出，只见一排供桌横在正首，三根半人高的灯座立在桌后，一字排开，三盏长明灯点在灯座之上，火光昏暗模糊；钟离权、吕洞宾和刘海蟾这三位道家真人的神像在长明灯后肃穆而立。在供桌的正前方，停放着一口青铜棺。这口青铜棺是白天刚从重阳宫以北两里地的活死人墓里挖出来的，棺面上还带着新鲜的泥土。

三祖殿内极为空旷，除了神像、供桌、长明灯和青铜棺外，便只剩下四周的墙壁。墙壁几乎都是木墙板拼接而成，唯有东面墙壁是一片抹了石灰的泥墙，稍稍显得有些奇怪。孟以寒环眼一望，别说乾坤了，连鬼影子都没瞧见一个。他怕乾坤躲在神像后面，于是跨过门槛，又轻又快地走入殿内，绕到神像背后，仍是空无一人。他不由得暗暗奇怪：

“这小子没在三祖殿里，难道刚才祖师爷显灵之时，他趁大伙儿不注意，偷偷溜出殿去了？如此最好，省得我担惊受怕。”虽然暗自疑惑，但一颗悬着的心总算安放下来了，孟以寒嘘了口气，准备走出三祖殿。

然而他一只脚刚刚踏出殿门，刚安放的心又悬了起来。

只因在他的身前，殿门外的青砖地上鲜血流淌，原本站着值守的十四个绣白道士，竟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。

神秘绿衣女子

孟以寒进入三祖殿不过片刻时间，然而就在这片刻时间里，十四个绣白道士竟没发出任何声音，便全数惨死在地。在满地横尸的绣白道士之间，直挺挺地立着一个道士，这个道士身材矮短，后背微驼，一张脸呈泥黑色，眼睑下垂，鼻孔外翻，两撮鼻毛钻了出来，原本就极丑的长相，再被头顶灯笼的白光一照，显得更加丑陋不堪。丑脸道士双手垂落，左手握着一柄寒光凛凛的弧口刀，刀锋上鲜血滴滴，右手提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，看不清是什么。丑脸道士看见了孟以寒，脸上透出杀气，迈步向孟以寒走去。

十四个绣白道士惨死，这与原本的计划不符，眼前突然出现的丑脸道士，也根本不在计划之中，孟以寒不由得目瞪口呆。他知道来人厉害，立刻扯开嗓子大声呼喊帮援，但周围无人响应。想来王重阳的幽灵一出现，重阳宫中的道士全都被吸引去了重阳正殿，三祖殿附近自然没人。孟以寒震慑于丑脸道士浑身上下散发出的猎猎杀气，手拔出了佩剑，脚却不由自主地后退，退入三祖殿中。

丑脸道士紧跟着踏入三祖殿，将手中那团黑乎乎的东西一抛，摔落在孟以寒的身前。长明灯映照之下，只见那团黑乎乎的东西竟是一个人，一个黑衣束身的蒙面人。孟以寒看见这个浑身蜷缩早已丧命的蒙面人，脸上的惊骇神色又增加了几分。

丑脸道士举起一块沾染着鲜血的椭圆形腰牌，腰牌黄底红字，正面刻着“太一”二字，背面刻着一个“玉”字。他说话了，声音十分低沉：“这人是你的重阳宫的道士，换黑衣面罩时被我瞧见了，这块腰牌是从他身

上搜出来的。你重阳宫安排人手，假扮太一道的玉道人，是何企图？”

蒙面人怀揣玉字腰牌，假扮太一道的玉道人，前来三祖殿盗抢活死人，乃是掌教真人的安排，此事孟以寒是知道的，只是没想到蒙面人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就被这突然出现的丑脸道士所杀。孟以寒知道蒙面人的来历，但事关掌教真人，他绝不敢吐露分毫。他仔细观察丑脸道士，见丑脸道士穿着蓝灰色的道士法服，此乃重阳宫全真道的法服，但法服的左肩位置没有绣任何颜色的丝线，显然这丑脸道士不是真正的全真道士，而是乔装假扮的。他克制住心中惧怕，反问道：“你何人？”

丑脸道士回道：“我何人？这可说不得。全真道与太一道向来不睦，你重阳宫假扮玉道人，定然没安什么好心。玉道人虽然不是个东西，但好歹与我同门一场，你重阳宫想对他不利，那就是跟太一道过不去，我瓦道人自然不能坐视不理。”

孟以寒惊道：“‘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’你就是瓦道人？”

丑脸道士一怔，奇道：“你怎知我是瓦道人？”他方才前半句还说自己是谁说不得，后半句便无意间自报了名号却浑然未觉。

孟以寒暗暗心想：“听说瓦道人长相丑陋，为人蠢笨，此人又丑又蠢，只怕当真便是瓦道人。传闻太一道为了图谋活死人，派了玉道人前来终南山，没想到瓦道人也来了。听说瓦道人身手厉害，我可不能因为他蠢笨，便心生大意了。”他盯紧瓦道人，手掌暗暗用劲，握紧了佩剑。

瓦道人目光一转，看见了孟以寒侧后方的青铜棺，两只三角眼顿时放光，向青铜棺快步走去。

孟以寒抢步拦在青铜棺前，挺剑指着瓦道人道：“活死人乃我重阳宫全真道镇道之宝，你是太一道的道士，活死人你动不得！”

“找死！”瓦道人嘴角一抽，举起弧口刀，迎面劈来。

孟以寒撩起佩剑，刀剑相击，顿时星火飞溅。瓦道人膂力奇大，弧口刀极为锋利，孟以寒的佩剑只挡了一刀，便断成了两截。瓦道人得势不饶人，一刀割伤孟以寒的右臂，飞起一脚，将孟以寒踹飞了出去。

孟以寒狠狠地摔在地上。他虽然受了刀伤，但未伤及要害，想要爬起来继续阻拦瓦道人，但右臂一用力，伤口就一阵阵地发麻。他低头一看，只见伤口处流出的血红中带紫，竟是中毒之状。

瓦道人的弧口刀上涂有毒液，一刀割伤了孟以寒，他便知孟以寒短时间内得不到他的解药即会丧命，于是不再理会孟以寒，大步走到青铜棺前。

孟以寒的整条右臂渐渐麻木，他深知自己中了剧毒，心中惊惧万分，一时之间竟没力气再爬起来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瓦道人伸出右手，抠住了青铜棺的棺盖。

瓦道人正要掀开棺盖，殿门外忽然响起了一声轻笑。

瓦道人立即缩手回身，面朝殿门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滚出来！”

伴随着又一声轻笑，两道人影迈过门槛，闲步走进殿来。这两人一男一女，都没穿法服，绝非重阳宫的道士。男的是一个身形臃肿、面相严肃的胖汉，穿着一袭宽松的白色长袍，腰间系着一只漆金葫芦；女的则身穿水绿色的丝绸纱衣，眉心点缀着淡红色的落梅妆，一双明媚亮丽的眼睛光芒流转，精致如玉的脸蛋上酒窝浅浅，挂着一抹笑意。

瓦道人认识这对男女，孟以寒却一下子认了出来，尤其是那个眉心点缀着落梅妆的绿衣女子。

绿衣女子是过去三天里重阳宫众道士私下里热议的对象，孟以寒虽然只见过一次，却无论如何也忘不了。

三天前，一个妙龄女子在一个仆人的陪同下来到了重阳宫，说是要为生病的母亲祈仙求福，一出手便是大把的银子，让重阳宫举行一场规